



细节

□ 王冬梅

小张在办公室混了五年，眼看着又一拨新人成长起来，自己却连个副科长都没熬成，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。

老科长退休前约小张一起吃饭，科里只有小张一个“老人”了。利用这个机会，小张想和老科长取取真经。酒至半酣，老科长终于吐了口：“细节，你一定得多注意细节。”小张使劲想了想：“科长，我觉得我挺注意细节的啊，我给领导写的报告，5000字也挑不出仨错别字来。我用局长名字写的调研在机关报上发的比哪

个局都多……”老科长大手一挥，这算什么细节啊，这些都是扯淡！老科长神秘地拉了拉小张的袖口：“我问你，你跟着领导出去开会，啥时候走在领导前面，啥时候走在领导后面，你知道么？还有，领导前面有个门，是推开呢，还是拉开呢？你是在门里站着呢，还是在门外等着呢？”小张听得一头雾水：“这个……我没想过。”老科长酒足饭饱后拍拍小张的肩膀：“要想进步，还是得从细节上下功夫啊。”

酒醒后的小张开始琢磨老科长说

的“细节”，终于细心地发现了很多关窍。原来门有三种，电动的，人一到跟前自动开合，手动的有两种，一种往里拉，一种向外推，这里面真是大有学问，怪不得以前自己跟领导出去经常遇到尴尬。没事的时候小张反复做着“推拉”的动作，以求万无一失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小张不仅将“推拉”的功夫做到极致，还触类旁通地举一反三，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
当了领导的小张总爱对下属们强调：“细节，一定要注意细节。”

周日 公园

□ 赵国培

周日，公园，寻常的一天。在人流中间，一位心田春暖，一位鹤发童颜。推着轮椅的你早已辞别壮年，多像划着一条小船，陪伴更老的父亲游览，两岸是赏不尽的秀美笑语是高扬起的风帆。

走走停停转转，指指点点看看，你的腰不时弯成弓弦，嘴巴紧贴老人耳边。是为顽皮的提问，提供标准答案，还是为即将的晚餐选定最佳方案，或为遥远的记忆将岁月截拦，让不老的童心花开眼前……

看着这画面，我泪珠断线，我的母亲永远定格在虚岁九十那一年。如今的我有大把力气，有大块时间，却只能在梦中推着她老人家轻轻松松逛逛公园……

□ 乔健

我跟你说过，你没在意。又说，他当兵的时候和军旅画家石长明学过几年书法绘画，在绘画方面，还受过油画家何多苓的一些影响。离开部队后，遵照老师的教诲，一直没敢放下手中的笔，这么多年了，多少也有点儿心得：要不我哪天拿来看看？他问我。

老实说，对于中国画我是纯粹的外行，别说人常说的“画中六法”，就是极普通的“顺、逆、聚、散”之类的用笔也只是仅知皮毛而已，更何况别的。但沈新利还是坚持把画给我寄了过来。那是描摹“昭陵六骏”中的一幅，古朴中透出沧桑，直让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感觉。我上网对照了一下，描摹得的确很像，这也足见他用笔功底的娴熟。

后来，听说塞尔维亚驻华大使有一次不知在什么场合，看到了他的作品，欣赏之余，邀他到大使官邸做客。那一次，沈新利将自己的一幅作品送给了大使。

再后来，我写了两篇介绍他的文章……

又几年过去了，前些天，沈新利给我打电话说要出本画集，嘱我为画集写篇序，作为老友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只好匆匆写下以上的文字，聊以为序。

沈新利，笔名良言。

蔚县剪纸艺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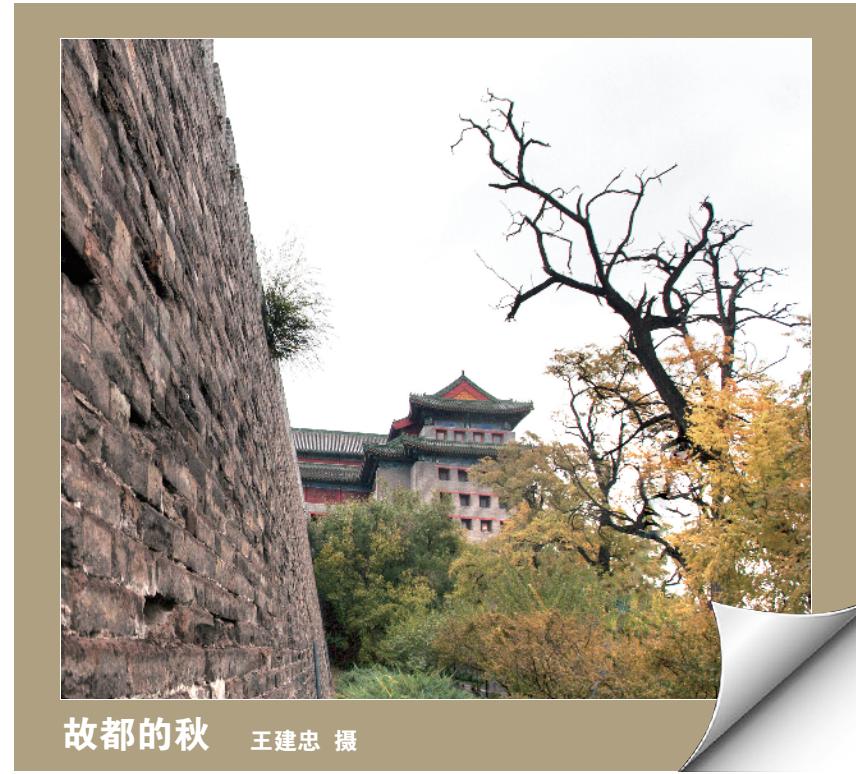
□ 刘学友

剪纸对我来讲并不陌生，30多年前，我在母亲的指导下也做过剪纸。那个年代，北京也流行剪纸。家家户户，大姑娘、小媳妇都会做剪纸。一把剪子，几张彩纸，咔咔咔，几下，彩纸变成了金凤凰、银凤凰；变成了大红大红的“囍”字。姑娘们的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。

那时剪出来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大洞小洞连接着一条条或粗或细的纸条，形成的图案是抽象派的写意，观者要用大脑想一想，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，才能看出这幅剪纸是什么图像。

蔚县的剪纸不是这样。我在没去蔚县之前，只知道蔚县的剪纸很有名，见到后，我大吃一惊。它不是我们看到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剪纸，而是像一幅做工精良的油画，比油画更鲜艳、更有立体感。它的画面上没有用剪刀剪出来的大窟窿小窟窿，是一幅完整的画。它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问当地的一位老人，他告诉我：“蔚县剪纸的做法跟别处不一样，它不是剪出来的，是用刀子刻出来的。它的工艺相当复杂，工具就有宣纸、刻刀、磨石、蜡板、品色、色笔、石粉子等，辅助工具还有锥子、锤子、砧子锉、酒精灯等。它的做法是首先出一张草图，根据草图加工整理成墨线稿和色彩稿。然后是熏样，把复制的剪纸附在一张白纸上，清水打湿，用油灯或蜡烛以烟熏之，使图案留在白纸上，成为刻制时的样模。订纸闷压，将十几张或几十张纸用纸捻订在一起，净水湿透压紧，经加工晾干处理后成为一块平而硬的纸板。用雕刀刻制，刻好后，点染着色。刻好的图样可以分成五张一沓，分别着色，保证染透，加重色彩的浓度，这样一幅剪纸画才做好。我们还吸收了杨柳青画、武强木版水印窗花、刺绣等特点。”

也许正是这样复杂的工艺和特点，蔚县的剪纸人物才栩栩如生，活龙活现，人物饱满，好像剪纸中的人物向你走来。那刻出来的山水画，你似乎听到了河水的奔流声，绿树的摇曳声。这就是蔚县的剪纸艺术，一朵盛开的奇葩。



故都的秋 王建忠 摄

醉心翰墨写丹青

写在沈新利画册付梓之际

大约是〇四年或者〇五年，我在我所供职的报社工会部出任编辑。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，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，有个人想见见你。我问，认识吗？他说，先甭问了，到那儿就知道了。我于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同事的车，走了一段儿，同事扭过头来对我说：先说好了啊，是去昌平。我这才知道“这厮”给我耍了一个花活。好在那天晚上正好赶上没事，于是“就坡下驴”，跟他到了昌平。

那个想见见我的人就是沈新利。

那天，由他做东，在昌平一家酒店请我们吃了晚饭。桌上还有酒。

俗话说，酒能遮脸儿。果然，酒过三巡之后，沈新利开始介绍自己。他说他目前在区总工会搞宣传，业余时间喜欢写字，画国画，成绩不大，但也自得其乐。这次请我们来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结交一些“舞文弄墨”的朋友。还说，他从小就喜欢有文化的人，因为有文化的人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和我的同事就急忙摆手说，你弄错了，我们可算不上有文化的人，不过刀笔小吏耳。他微微一笑，说最起码在我这儿算吧？——算吗？对此我至今都心存疑问。

那天，在酒桌上还聊了些什么，我全忘了，但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。

沈新利时常发些稿件过来，而且每次都是手写，要不是见过他本人，我绝不会相信那娟秀的硬笔行楷竟会出自他这位“糙老爷们儿”之手。

那段时间，他的文字常常见诸报端。

过了几年，我的工作发生变化，开始编辑报纸的文学副刊，文学副刊版面每期都要配发书法、绘画或者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摄影作品，以调剂版面。所以，我几乎每天都能接到书画和摄影作品来稿。有一天，沈新利打来电话，问我他能不能投篇书法作品。我说，稿件面前人人平等，你尽管投，发不发另说，意思是，择优录取。他听了嘿嘿一笑，说了声好，就挂了电话。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一幅“斗方”，打开一看，是“书画传神”四个大字。字写得不错，横拖竖抹，徐疾有致，很有点儿我喜欢的那种带有书卷气的书法作品的味道。

没过几天，那副字就登了出来。这件事对于一名编辑来说，也许再平常不过，但沈新利却把它当成了很大的一件事——见报当天竟驱车几十公里从昌平专程跑到报社来取样报。而且，从那以后常有电话打来。有一次，他在电话里对我说，除去书法，他也画画。我一愣，说你还会什么？一起告诉我。他又嘿嘿一笑，说：